

3年化解38起校园矛盾

——蒋老师的校园调解记

“我儿子又不是故意的，下课教室里活动一下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凭什么让我们赔？”

“可是我家孩子两颗门牙损坏了，我找谁呢？”

“不行你就打官司吧！”

“你这样的态度，我们没办法谈了！”

……

本月初，宁波一起校园矛盾的首次调解，就这样在激烈的争吵中不欢而散。一旁默默观察的调解员蒋和法，却已经心里有数，“不急，我有思路了”。

蒋和法的信心，有其原因。三年来，他见过比这更僵的场面，也经历过比这更难的调解。2023年退休后，他用“法与情”的平衡术，在齿与舌的较量中寻找校园矛盾调解的破局之道。

□现代金报 | 甬派 记者 章萍 张志龙



蒋和法参与答辩会。受访者供图

A 退休后的“第二春”

蒋和法在宁波教育界颇有名望。退休前，他在市教育局工作多年，曾担任过办公室、基础教育处、计划财务处、高校工作办公室、学校安全与体艺卫处等部门负责人。

让他没想到的是，退休前仅剩10个月时，他接到一项新任务——筹建宁波市甬安校园安全促进中心，他也因此成为一名校园矛盾调解员。

其实，让他最终下定决心临“退”受命的原因，是他看到了解决校园矛盾痛点的契机。

教育领域的矛盾纠纷时有发生，以往，学校冲在处理第一线，但多数学校缺乏专业力量支持。处理不当，矛盾容易升级为公共事件，更可能让学校和教师背负沉重的心理负担，产生“寒蝉效应”。

宁波市甬安校园安全促进中心的成立，就是为解开这个困局准备的一把钥匙。

2023年11月，甬安校园安全促进中心又多了块“牌子”——宁波市

校园矛盾调处化解中心。

三年来，中心聘任了近30名特约调解员，其中9名为核心调解专家，包括“老潘警调中心”负责人潘明杰、浙江同舟律师事务所负责人沈颖程等。有了各专业、各领域专家的支持，中心可以根据个案情况组建对口的专家调解队伍。一旦发生校园矛盾，学校、家长可直接拨打热线电话或通过教育行政部门向中心寻求帮助。中心接到求助申请后，会第一时间指派调解员介入，了解研判分析案件始末后，组建专家团调处案件。

本文开头说的这起案件，就是最近发生在城区小学的纠纷。下课时，两名学生发生碰撞：一个向外冲，另一个的脚伸在楼道。向外冲的孩子重重摔倒，门牙折断。班主任和学校迅速介入，送医、调查、安抚家长。

前期处置一切顺利，但最终卡在了“赔偿”问题上。双方家长各自咨询了法律界朋友，都认为主要责任在对方孩子。学校多次调解无果，只得向中心求助。

B 齿与舌的“较量”

校园矛盾调解的痛点，在于孩子在家庭、社会中的地位日益提高，矛盾纠纷对各方的影响程度也在不断扩大。加之涉及主体广泛性、利益关系复杂性、社会影响扩大化等复杂特征，导致校园矛盾纠纷调处化解难度上加难。

如何用柔软的舌头，说出让咬紧牙关正在对峙的双方松下这口气的话？蒋和法的诀窍是：有同理心，有同情心。

一次，某学校开展体能测试，一名男生在跑完1000米后，就呼吸急促、突然倒地。校医赶到后对其进行心肺复苏，学生醒来。校医离开后十分钟，学生发生抽搐，后经多方抢救，最后不幸离世。家人认为学校做法不当。而学校调查发现，该男生连续两天两夜在寝室玩游戏，自身应该承担责任。

其实，在这起事件中双方都有责任。调解人员介入调查后发现，学

校在处理过程中，未给予学生家长关心和关怀，反而态度强硬、推卸责任，引发家长不满。

蒋和法常常这样总结自己的工作：“调解不是‘和稀泥’，而是在法律框架内，融入‘人情味’。有了这份情，人家才会信你、服你。”

针对这种情况，调解人员主动与家长会谈。见面后，蒋和法对正经历丧子之痛的家长表示理解，并在后续“一对一”“多对多”的沟通中，让学校认识到自身在组织大型活动和处置突发事件中的不足，最终促成了双方的和解。

“假如我能使一颗心免于破碎，我便没有白活一场。假如我能消除一个人的痛苦，或者平息一个人的悲伤，或者帮助一只昏迷的知更鸟重新回到它的巢中，我便没有虚度此生。”美国诗人艾米莉·狄金森的这首诗，被蒋和法常常挂在嘴边。他说，这正是调解员工作的意义。

C 政府支持是他最大的底气

自中心成立以来，平台成功调解校园矛盾纠纷38起。

“凡是涉及宁波校园的安全问题，我们照单全收，有求必应。如果需要我们介入，可以拨打电话89108910。”蒋和法说，中心的目标就是小事不出校，大事不上交。

俗话说知易行难，要完成这个目标难度不小。三年来，也有人问过他，说老蒋你都退休了，为什么还要去接这个烫手山芋？

蒋和法说，政府的支持，是自己最大的底气。

2022年，宁波市教育局、市地方金融监管局、宁波银保监局统筹了宁波学生意外伤害保险（学平险），升级为“甬学保”。探索建立专项资金，将一部分专项用于安全源头管理和事后调处。

蒋和法告诉记者，目前“甬学保”已经覆盖宁波90%以上的中小學生，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

双方在赔偿问题上的对峙，大大减小了矛盾调解的难度，也保证了学生的基本权益。在调解校园矛盾时，他们引入律师、心理咨询师等专业力量提供无偿服务，还会通过评估，针对困难家庭等特殊困难情况，给予适当的补助。

蒋和法还给记者介绍了这几年来课题研究、培训教材编写以及公益项目开展情况，中心既介入个案，也研究共性问题。

2025年，“甬安校园矛盾新解法筑牢平安根基”入选中国社会工作与社会治理典型案例。

在案例点评中，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杨华锋这样写道：“该案例在现有社会治理的基础上，引入多元主体和专业力量，积极探索化解校园矛盾的新机制和新方法，对维护校园有序发展，保障青少年健康成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”

D “调解的最高境界是育人”

2025年10月，“蒋老师工作室”成立。

“调解的最高境界是育人。”这是深耕教育领域多年的蒋和法，对校园矛盾调解工作的深刻理解。在他看来，调解绝非简单的“摆平”，其核心在于“育人”——引导家长勇于担当，促使学校传递关爱，最终为孩子营造一个健康成长的氛围。

年前，中心曾接手一起令人揪心的案例。宁波某中学两名学生，平日里常有言语上的摩擦。不料，其中一位同学因此出现了抑郁症状。家长认定这是对方长期“言语霸凌”所致，担忧孩子需长期治疗，提出了高额赔偿诉求。

“我们介入后，首先陪同孩子进行了专业心理健康评估，结果显示问题相对较轻。”蒋和法回忆道，“同时，我们向家长耐心解释了言语冲突与言语霸凌的本质区别，并对涉事的另一方家庭进行

了严肃教育，明确指出其孩子的不当言行可能是诱因，必须承担责任。”最终，通过专业评估和细致沟通，中心促成了双方认可的解决方案。

另一个案例则源于学生间的普通打闹。孩子们早已和好，两位父亲却针锋相对。面对僵局，蒋和法语重心长：“今天你们争赢了学校、老师，但孩子的未来呢？让他们觉得‘爸爸无所不能’，真的是为他们好吗？”他时常强调，教育调解不仅是解决纠纷，更是在引导正确的教育理念，守护孩子的心理健康。

“家长的爱毋庸置疑，但执着于争输赢，会让孩子形成‘受害者’心态，认为‘别人都欠我的’，这极其不利于成长。”蒋和法善于在调解中引导各方，让家长的注意力从“争对错”转向“促成长”。“有时，家长看似微小的让步，恰恰是孩子心灵成长的一大步。”他说。